



農巖集 十六

合

共十六

~ 16  
2442  
18





和 10  
2442  
18-18

農巖集卷之三十五目錄



附錄

世系

年譜上

農巖集

卷三十五目錄





農巖集卷之三十五

附錄

世系

一世諱宣平 金氏系出安東府新羅末公爲古昌  
 郡城主起兵佐高麗太祖破甄萱有大功封爲功  
 臣三韓壁上三重大匡太師古昌今爲安東府人  
 思其功德世祀之事載退溪集三功臣廟記及先  
 生所爲太師墓壇記

二世諱習敦

公須副正

或言太師與公須副正之間疑有佚世宗知信否

三世諱呂基

戶長



四世諱南秀 戶長正位

五世諱熙舊諱瑄 製述業進士升仕郎衛尉注簿

同正一云奉翊大夫版圖判書一云慶平宮錄事

追贈版圖判書

六世諱資 升仕郎衛尉注簿同正

七世諱斤重舊諱義 正義大夫判禮賓寺事致仕

八世諱得雨 中顯大夫典農正

九世諱革舊諱用莊 通仕郎閣門奉禮郎生三子

三近三益三友

十世諱三近 生負宣教郎比安縣監生二子係權

係行

十一世諱係權 漢城府判官生五子學祖永銓永

鈞永錡永銖

十二世諱永銖 字積翁陰仕司憲府掌令生三子

瑛璠珣

十三世諱璠 字文瑞進士文科平壤府慶尹 贈

吏曹判書生一子生海

十四世諱生海 字之渾信川郡守 贈議政府左

贊成生三子大孝元孝克孝

十五世諱大孝 字希舜三嘉縣監 贈議政府領



景  
議政無嗣以季弟克孝第四子尚憲為后○克孝  
字希閔號四味翁進士敦寧府都正 贈議政府  
領議政生五子尚容尚寬尚審尚憲尚宥尚容號  
仁源右議政丁丑虜難殉節于江都

十六世諱尚憲 字叔度號清陰又號石室進士文  
科重試典文衡議政府左議政 贈領議政諡文  
正 崇禎丙子虜難以判書扈 駕入南漢斥和  
議裂降書後再拘虜庭竟不屈配享 孝宗廟庭  
享石室書院有文集無嗣以仲兄諱尚寬第二子  
光燦為后○尚寬字仲栗長湍府使 贈議政府

左贊成生二子光燦光燦

十七世諱光燦 字思晦生負同知中樞府事 贈  
議政府領議政生三子壽增壽興壽恒壽增號谷  
雲參判壽興號退憂堂領議政

十八世諱壽恒 字久之號文谷并魁進士文科中  
重試典文衡議政府領議政諡文惠被己巳士禍  
配享石室書院有文集配羅氏牧使星斗女生六  
子昌集昌協昌翕昌業昌緝昌立昌集號夢窩領  
議政諡忠獻被壬寅士禍昌翕號三淵有道學文  
章以遺逸至進善不起昌業號老稼齋昌緝號圃



陰亦以道學名與稼齋皆不仕昌立號澤齋諸兄弟皆有文集

十九世諱昌協 字仲和是為先生事實詳見年譜 生一子崇謙

二十世崇謙 無嗣以夢窩公子承旨濟謙之第三子元行為后

二十一世元行 進士生二子履安履直

年譜上

**辛卯** 皇明毅宗皇帝崇禎紀元後二十四年本朝

大正二年 正月初二日 晦先生生于栗川明月里外氏第

**壬辰** 先生二歲

**癸巳** 先生三歲

自幼朗慧學語能別人鬼仁恕體物所可一否多公正之言父母以是奇愛之

**甲午** 先生四歲

**乙未** 先生五歲

**丙申** 先生六歲



卷之三

丁酉先生七歲

戊戌先生八歲

己亥先生九歲

從外祖羅公于海州任所

先生時已進止有度儼若成人讀書便喜潛玩忘寢與食家人或失所在而求得之則輒在書府中持一編兀然端坐而觀之又同隊中或有爭訴者牧使公必以問先生先生徐以片言折之無不中理牧使公每稱歎焉

庚子顯宗大正元年先生十歲

辛亥先生十一歲

壬寅先生十二歲

癸卯先生十三歲

甲辰先生十四歲

乙巳先生十五歲

十二月聘夫人李氏

系出延安副提學靜觀齋先生諱端相之女○時李先生休官講學于揚州之靈芝洞愛先生穎悟絕倫出性理諸書剖析大義及論為學之方先生自是已慨然有求道之志矣



丙子 先生十歲

丁未 先生十歲

戊申 先生十歲

二月遭祖考同知公喪

己酉 先生十歲

五月中武年進士三等第四十四人

先生以同知公服依禮不赴舉服除由庠制入選

遂中會試

九月哭靜觀齋先生

後有言行述

庚戌 先生十一歲

作荀子性惡辨

辛亥 先生十一歲

春省伴父退憂公于江華府遊於京天磨諸勝

第三淵昌翁俱有遊松京記

八月遊楓嶽遍觀三日浦叢石諸勝

有東遊記東征賦

壬子 先生十二歲

癸丑 先生十三歲

十一月考議政公奉使赴燕送至松都



先生二

十四歲

三月迎拜議政公于安州

與三淵同行歷省伯父谷雲先生于成川府衙

六月陪元齋宋先生會于龍門山

時 仁宣王后昇遐宋先生祇赴因山先生約一

二同志將候于 陵下至砥平與宋先生遇諸道

遂陪入龍門山轉至于驪江之神勒寺講說累日

夜兼質以小學疑義宋先生多所印可後貽書議

政公亟加稱獎曰幾乎作橋頌也蓋橋頌有年歲

雖少可師長芳之語故云

八月拜元齋先生于水原

元齋

肅宗大正元年  
先生二十五歲

正月元齋先生謫德源送別于鎮川

先生瞻章有周公居東三叔流言之句座客有誦

而流涕者宋先生指先生而笑謂曰昔趙掌令淳

李延平貴每相與憂時而又戲笑曰白嶽王氣尚

未盡也國勢胡至於斯耶其後士風果復振矣今

見此君必非汨沒者也無乃他日士類有復起之

事乎

閏五月往豐德之龜巖書院觀栗谷李先生安侑之

豐巖集

卷三十五

附錄

七



禮仍遊朴淵花潭而歸

有西游記

七月從議政公于靈巖謫所

時兇黨擅國誣悖 東朝議政公上章極論其狀

遂被譴

八月遊月出山

十月還京

**丙辰**先生二十六歲

三月往靈巖

五月遊小石門

還京

十一月往靈巖

十二月陪議政公遊月出山

**丁酉**先生二十七歲

春還京

九月往靈巖

十月陪議政公遊道岬寺

還京歷賞同福赤壁昌平勿染亭

伯氏夢窩公及弟圃陰昌緝俱

**戊子**先生二十八歲

還京

卷三十五

附錄

八



二月讀書三角山重興寺

第三淵圃陰俱

入谷雲省伯父

第三淵俱

秋議政公量移鐵原迎候于龍仁仍隨往

上尤齋先生問目

論書經書災肆赦及出納朕命註敷葵覆逆之說

十二律候氣之法又論中庸數章孟子浩然章疑

義又論壬辰議渡遼時諸臣去就之義

己未先生二十九歲

八月卜築于永平應鶴巖

先生雅有林下志自議政公被謫以來尤不肯進

取且議政公愛鷹巖水石之勝將為歸老之計命

先生先往營室遂定居作洞陰對以見其志略曰

僕雖生長肉食之家而素性澹泊顧未嘗習為富

貴之容矣今既不偶於時而自屏於深山巖巖之

中窮餓之事枯槁之處乃其所自求也夫既已求

之矣而又從而怨悔僕雖甚驚亦不為此也且僕

必而有間居求道之志竊嘗慕邵堯夫百源靜坐

而願學焉久矣今之來也固樂其幽深清曠可以



藏修游息既已築環堵之室而物六藝之籍晨夜  
吟諷以求聖人之遺旨其暇也輒彈琴賦詩以歌  
詠其性情而及其倦也則又登高而臨深覽觀川  
流之不息雲烟之變化禽魚鳥獸之往來以適其  
志是亦足以樂而忘死矣何不安之有云云

十月陪議政公賞三釜暴

諸兄弟俱

十一月盡室入鷹巖

陪伯氏遊普門庵

菴在白雲山

庚申

先生三  
十歲

二月記隱求庵

記略曰余結屋數椽而竊取夫子隱求之語名之  
蓋夫子嘗誦此語而曰吾未見其人也當是時其  
門人弟子蓋皆極天下之選矣而無可以當此者  
則是道也可謂至矣顧余何人而敢幾焉雖然士  
之求志也猶農夫之求穫也豈謂非其分哉抑其  
有得焉而可以達乎天下國家則難矣雖然亦沒  
身而已詩不云乎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嚮  
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



也僥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此余之志也余懼夫  
來者或以余僭於取名也遂書此揭之壁上以見  
其志又重以自勉焉

三月議政公特拜領相赴 召隨還京師

時榷榷堅諸賊謀危 宗社事覺竟黨竄寇朝廷  
清明議政公首膺 寵命焉

夏入鷹巖讀書

秋赴別試初試對策居魁

冬謁尤齋先生于廣州宮村

先生三十一歲

以太學掌議主五賢從祀文廟議三疏得請

五賢本朝栗谷牛溪兩先生及宋朝龜山豫章延  
平三賢也兩先生從祀之請歷 累朝未蒙 允  
許至是克舉曠典并及前賢士林相慶焉三疏皆  
先生所製其一見集中

上尤齋先生問目

論龜山豫章延平溫公康節諸賢事

上尤齋先生書

時尤齋去國先生深惜之極論出處之義以質焉

先生三十二歲



十月子崇謙生

十一月中增廣別試文科會試二等第五人

擢 殿試壯元拜成均館典籍

以輪對官入侍

**癸亥**先生三十三歲

二月移兵曹佐郎

四月移司憲府持平引避適

避辭曰風憲之職為國家綱紀上繩下糾責任至重決非如臣不肖所可承當而抑臣尤有所不安者自古臺閣之論例多與廟堂異同今者臣父壽

恒方為首相而臣又忝在言責則彼此論議之間觸事嫌礙勢所必有且以今日本府之啓言之金重夏金煥等事為一時方張之論而當初酌處臣父實同其議則臣於此義難隨參臣之不宜冒居臺席於此益夫矣

六月拜弘文館副修撰

陞修撰

閏月移持平引前嫌辭適

拜修撰

七月陞弘文館副校理



進講心經說見講義○一日進曰竊見 殿下於  
臨筵講讀之際絕無問難之事前後筵臣固多以  
此為言而未蒙採納一向淵默臣竊悶焉古之聖  
賢論學有曰審問之有曰疑思問蓋學不能無疑  
疑則必問道理之所當然若以 聖學高明無待  
於問入則中庸稱舜之大知而曰好問而好察適  
言論語曾子稱顏淵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  
寡夫以舜之大知顏子之亞聖猶且如此則 聖  
學雖高明何可恃此而不問於人乎若以臣等為  
膚淺末學有不足 下問則固然矣然念義理無

窮而人心或有通蔽雖以臣等之愚亦豈無萬一  
有裨於 聖聰之所不及耶若於文字義理之間  
初未見可疑而然則此尤是大患程子曰學者先  
要會疑朱子曰讀書無疑此初學之通患苟能真  
切思索著實理會則豈無可疑處乎若曰無可疑  
則此非真無疑也乃未及到會疑之境耳如此雖  
日 御經筵終無以進益 聖學伏望 殿下深  
加省念就今日所講或前日所已講者反復 下  
問則臣等雖未能一一仰對亦不無商確論難之  
益矣 上遂繙開前日講處多所問難先空每臨



蓬陳說辭義明暢規諷切至 上皆聳聽同入諸  
臣無不退而稱歎以為近來講官所未有云○後  
一日又進講畢曰 聖上頻御筵席講學不倦而  
顧念臣等以膚淺未學備禮講讀依文說義固無  
發明落次之望而又未知 聖上內間用功之如  
何昔荀子有言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朱子謂  
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徧數 殿下於此  
言誦數多少幾何臣願聞之矣 上曰事務繁多  
不能多讀而亦讀八九十徧矣先生起而對曰雖  
章布之士專心讀書者亦未必若是之多而自

上萬幾之暇所讀如此誠不勝欽歎矣然念誦數  
固空多而思索之功尤不可廢必須字字而思之  
句句而思之有疑處固當思而無疑處亦致思使  
其首尾精粗都無可疑然後又從而反覆涵泳切  
己玩味使聖賢之言一字一句皆若出於吾之口  
方可以漸漬浹洽而心與理會矣又曰至於持養  
力行之事則從古聖賢固已備論如曰誠意曰正  
心曰思無邪曰毋不敬其論敬則如曰整齊嚴肅  
曰主一無適曰常惺惺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此  
固夫人而能知之亦一日言而可盡也然欲真箇



下手真箇用力則其間必有間斷不接續處必有  
生澁不純熟處必有辛苦不快活處正須於此努  
力勉勉不懈然後間斷者接續生澁者純熟辛苦  
者快活而聖賢所示爲學之方真見其不我欺矣  
此其意味豈言語所能盡而工夫豈一時所可了  
者乎蓋此等親切處須是當人自知之非他人所  
能與况 殿下深居九重其操存涵養之實豈外  
人所得知惟在 殿下自著力自驗察耳昔宋臣  
張九成嘗入對高宗有所陳奏高宗曰朕只是一  
箇誠九成曰陛下對羣臣時如此退處禁中不知

如何高宗云亦只是誠又曰對宮嬪時如何高宗  
方經營答語間九成便奏云只此便是不誠蓋觀  
高宗不能卽答九成之問則其對宮嬪之時不能  
如對羣臣可知此固爲不誠而又不能直以實對  
有周遮掩護之意則尤爲不誠故九成之言如此  
臣誠惶恐不敢以九成此問仰請於 殿下而然  
願 殿下試以此意內自省察對羣臣時此心如  
何退處禁中時此心如何對宮嬪時此心如何彼  
此內外若有毫髮不相似則此便是不誠處正宜  
於此加功使其對羣臣處禁中與夫對宮嬪之時



此心如一無少間隔則符驗之著於外者自然光  
明正大而治道之本在是矣古人言有諸已而後  
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此於敵以下尚然况  
君臣之間乎臣所學空空雖嘗讀聖賢書曾無毫  
分實踐之功而乃敢以此等說話責勉於上極  
知其僭褻惶恐然既冒居經樞職主論思竊不勝  
其惓惓輒敢罄竭所懷伏願 聖明垂察而畱念  
焉

八月兼漢學教授

九月適復拜副校理

十二月移司諫院獻納

明聖王后昇遐與同僚劄請百官喪服一從古禮

劄畧曰國朝五禮儀百官服制最爲苟簡不合古  
禮中間雖稍經釐正然袍帽之制猶襲前陋而衰  
經之禮終未復古蓋自己亥以來凡有大喪儒臣  
章甫輒以是爲言而卒莫能見施因仍訛舛以迄  
于今識者之慨恨久矣乃者天降大割 聖母禮  
陟 上下大小莫不攀號哀慕其所竭情盡慎者  
惟在於送終之際顧此服制之苟簡將未免仍舊  
臣等誠不能無恨大抵此事本非難行而自前每



以變夏舊制爲嫌不則以倉卒未遑爲諉此皆有不然者自昔國家典禮其始率多踈略未備必待後王繼作漸次修改以歸于正且如國制卒哭後烏帽黑帶行之二百餘年而宣祖六王因一儒臣建請決然釐改遂以白衣冠終三年其爲變夏也大矣然當時不以爲嫌後世益仰其孝此豈非今日所當法者乎且此服制苟曰無害於禮而不必改則已如其非禮則斷而改之只在一指揮間耳雖在倉卒亦何所難行而顧可以未遑爲諉乎平素之日旣嫌於預講而倉卒之際輒諉以未遑

則累百年訛舛之禮終無改正之日矣此豈事理也哉伏願 殿下夏勿畱難亟命有司稟 旨舉行俾邦禮得以歸正而後世永有所遵行不勝幸甚

甲子

先生三十四歲

正月引避處置請出又避適所引嫌與持平時避辭同

拜校理

應 旨與同僚進劄

劄略曰臣等竊謂天下國家之治未有不以奮厲



而與篤實而成嚴重而立者蓋刻意發憤起事赴  
功謂之奮厲敦本尚質著誠去僞謂之篤實蕩滌  
煩辟總持體要謂之嚴重奮厲則有爲篤實則有  
功嚴重則能久三者具而後治道乃成今君臣  
上下相與爲姑息未嘗奮發淬礪奔走馳騫以拯  
頽綱掃積弊爲心而雍容暇豫如在平世了無一  
政一事真能透徹做得真能大段更革而徒見彌  
文日盛儀物備具若可以責飾治教彌綸世道而  
其流或至於長浮靡而傷簡朴矣論議日滋聲氣  
頽頽若將以激濁揚清分別是非而其弊祇足以

助浮議而妨實事矣以至於用人則專取聲望辭  
采行事則動引體例規式甚者乃或不深知其入  
才能賢否而姑使之以冀其或效不的見其事優  
否利害而試爲之以幸其或成或細故也而爭論  
不已或小過也而剋核太苛利有至微而惜之已  
甚事有至小而察之已詳大抵非苟且踈率則煩  
苛瑣屑徒使民玩其法下苦其上而體統遂不尊  
綱紀遂不振此其爲不能奮厲篤實嚴重之大端  
而使今日國家墊溺傾頽莫可振救者皆此之爲  
也夫以 殿下之聖高世主之心亦豈不欲奮發



志氣力行實事使國體尊嚴而治道大張哉特以  
理義之充積未甚厚浩氣之培養未甚盛故私吝  
之萌宴安之習輒易以乘之而卒未脫拘繫之私  
破因襲之陋也是以嘗欲節儉省約以紓民困而  
內帑之私財猶未罷官家之設屯猶未去主第之  
間架猶未大減其所自奉雖極貶損而亦猶未若  
夏禹之惡衣菲食衛文之大布大帛也亦嘗飭厲  
羣工加意懲勸而糾謫責罰常施於庶僚而大官  
失誤鮮有被嚴旨者尉寵褒擢多在於高位而疎  
賤賢能不聞有獎拔者則警責激勸之道實有所

未弘矣亦嘗數接臣隣咨訪庶務而至於越次召  
問非時獨對以觀其才能引入卧內開懷款語以  
通其情志未見有如古帝王之爲者則是不能推  
誠待下使人人得以自盡矣至於經筵講讀所以  
進學而成德則尤不可應文備數爲也而亦未嘗  
反覆極論紬繹疑義以究其歸趣而只一次誦讀  
略論文義而罷則此何足以開發 聖智將就  
聖學而克造乎光明緝熙之域哉推此以往凡事  
盡然大率皆因循舊規修飾邊幅周旋於法文之  
內而至其度越常情聳動羣聽之舉則絕無有焉



此所以羣下承風相率而爲姑息之行復安之圖  
而靡然至於今日者也伏願 殿下自今日以往  
慨然發憤刻意厲志視時如大敵犯境干戈搶攘  
自處如播越草莽危辱泥露凡乘輿服用供御之  
具皆以是爲率無或爲宴息安逸之計而日進大  
小臣僚于前筋厲感動交警不懈一意以剋革弊  
政拯濟民生爲事凡文具外飾無益實事者俗例  
近規有妨遠圖者與夫冗官冗費一切浮淫之蠹  
煩碎苛細不急之政悉皆蕩滌掃去務從簡儉實  
實以革媮靡之俗守之以堅確持之以久遠不爲

浮說所遷動小利所搖奪則習俗可變綱紀可張  
而衆事之弊因可得以漸去矣雖然此事言之非  
難行之實難苟 殿下本原之地所以充積理義  
培養浩氣者未有以大勝於前則其亦卒於怠惰  
不振而無以濟事矣愛願 殿下於古聖賢所謂  
精一克復存養省察者深留意焉先從吾方寸念  
慮之間辨別其天理人欲之幾善端必擴而纖惡  
必除常使此心卓然清明不爲物欲所侵亂而陽  
剛之氣浩然而不可禦則於凡天下國家之事所  
當然而可爲者決之必勇行之必誠守之必確而



向所謂奮厲篤實嚴重之道於是乎無不盡矣臣  
等抑又念天道十年一變而歲行六十其數窮夫  
變則通窮則復此乃數之必然理之自然而人事  
之當然也今我 殿下卽祚已十年而今年太歲  
又當甲子此正天道一變之會六十數窮之運而  
亂極思治傾否回泰之時也理數之推盪氣機之  
回斡天時人事誠信往復其機俱在今日然則今  
日者尤 殿下不可失之幾會而於此蹉過則天  
命人心其將大去而不復反矣豈不益可懼哉惟  
殿下惕然深念乎茲無失此幾以貽他日之悔焉

臣等且伏見 殿下深以朝著潰裂論議乖激爲  
憂 教書下者切戒羣下使之痛革前習務崇實  
協嗚呼羣臣不肖不能同心一意以承國事乃爲  
我 殿下憂雖死不足以贖其罪矣然臣等亦願  
殿下毋徒以惡明黨爲心毋徒以戒勵禁切爲事  
而罔之以大公臨之以至明凡於論議之從違人  
物之進退一以其是非在直而無或有偏黨反側  
之私則羣臣雖不肖亦豈不凜心易慮同歸蕩平  
以承 聖上之休哉此又 殿下之所當加意  
者也伏惟併垂財察焉



與同僚樹請 召還奉朝賀宋時烈  
時宗先生造朝換進 大行王妃誌文卽留割出  
城發向前路故請召還割略曰時烈平生難進易  
退而今又以休致之故不欲遲留京邸奉與朝政  
然臣等竊聞古人有言曰虎豹在山藜藿爲之不  
採夫以今日時勢之憂危天變之蒼墨而禍變之  
作未知所自設今時烈不發一言不建一策而使  
其疑然在朝自有虎豹在山之勢矣况其進乎是  
一而有大事則各詢有大疑則就決諸大夫國人莫  
不有所矜式一以爲警聽一以爲繩準固無所不

可則其爲益顧豈淺淺哉此臣等所以深惜其去  
必欲爲 殿下留者也抑臣等尚恐 殿下以其  
行漸遠而遂怠於疑對其志難回而遂疏於繼召  
輒復爲 殿下倦倦言之仍又竊記昔年庚申冬  
時烈造朝未幾旋出西郊久而不還我 聖母特  
降諭召辭旨懇惻時烈感激承 命卽日還朝矣  
今我 聖母梓宮在殯因山尚遠苟使時烈追念  
當日之 遺旨則必將有遲徊眷顧不忍夾去者  
矣 殿下誠更以此意惻怛申諭則時烈雖已在  
途亦豈不惕然動心幡然改轍以承 殿下之至



意以答 聖母之舊眷乎

兼南學教授

二月移獻納辭違

拜校理

與同僚劄請誅妖巫

劄略曰卽伏見該曹判付公事則乃有妖巫滅死  
定配之 命臣等竊不勝駭惑之至妖巫之冒入  
禁中設行神事實狀旣已彰露而 聖明亦所洞  
燭則其他所犯雖未鈎得而卽此已著之罪決非  
王法之所可貸者今以其抵賴不服之故而遽停

刑訊特從寬典則此不但有乖於古聖王絕神姦  
杜誑惑之意亦恐非國家按獄之體也抑臣等尤  
有所痛惋於此者惟我 聖母塞淵之德睿哲之  
識高出前古本非神恠之所能惑妖說之所可罔  
而適當寢疾深宮不省外事乃於宮庭之內有此  
不經之事致令中外疑惑傳說漫漫向非 殿下  
明白開示則我 聖母至德懿行幾不免有所玷  
累矣此羣下之所以痛心切齒於妖巫而必欲致  
辟者也伏願 殿下亟命有司嚴刑得情以正王  
法以快輿情



四月上疏陳所懷

疏略曰臣伏念我 聖母至德塞淵母儀克彰陰功慈化洋溢國中而卽其宮庭之內軌度益飭檢束嬪御杜絕私徑使內寵無所啓而女謁不敢行者雖非外庭臣僚所敢盡知而符驗之著益亦昭昭 殿下所以憑恃奉承克正內治而不至於勤聖慮者實由於此矣及至今日宮中之事皆當爲殿下之憂臣愚妄慮或恐 聖明視聽有未周防檢有未嚴而阿保僕妾之屬漸弛其畏忌馴至於緣恩信私浸淫蠹蝕以爲 聖化之累欲望 殿

下加意照管嚴其防閑杜其微漸使我 聖母餘教遺範終始不墜惟 殿下深留睿察且伏見殿下自去冬違豫停廢講筵今已半年有餘雖聖學高明至誠無息而理義浸灌亦不容久曠况今方在極宅日過朝 慈懿殿外終日獨處只有宦侍在側竊想 聖情廓然益難自遣若於此時召致一二儒臣於前略去禮貌從容開懷與之講論經訓商確政務則不惟開廣聰明兼亦疏暢鬱鬱緝庶之功節宣之方其必兩有所益矣惟 殿下留意行之以盡典學友臣之義不勝幸甚 上



優批嘉納

五月奉 命往懷德

時方謀刊新本心經釋疑而本館嘗請就議于奉朝賀宋時烈更加梳洗而為之矣至是 上開講有日又因儒臣申白先生遂承 命下往會奉朝賀疾劇以為待病間修潤以上故先生留數日而還

六月移吏曹佐郎

八月奉 命廉問嶺南

十月復 命

移校理

移獻納

移吏曹佐郎

十二月兼漢學教授

上尤齋先生問目

論心經釋疑疑義

 先生三十五歲

正月差知製 教

二月移副校理

移獻納引嫌違



三月拜成鏡北道兵馬評事

五月赴任歷遊楓嶽鶴浦六月到鏡城

北幕素稱紛華之地而先生宴處超然日以讀書  
玩理為事嘗寄書叔季曰軍中讀易太似不着題  
而棘門間然無異山齋觀象玩爻也不妨深細云  
七月發鏡城巡列鎮八月還鏡城

與三淵書曰歷遍列鎮直窮西水羅而歸此是華  
夷地盡頭也東臨大海北眺沙漠天下之觀無以  
加此不知博望龍門之遊果何如耳

九月拜校理兼中學教授

移獻納

十月還朝

移吏曹佐郎

**丙寅**先生三十六歲

正月兼校書館校理

陞吏曹正郎

二月移修撰

三月移吏曹正郎

閏四月移副校理

移獻納

履齋集

卷三十五

附錄

二十六



差 大王大妃尊崇都監都廳郎廳  
移副校理

承 命校正朱子大全劄疑

允齋先生曾在謫中註釋朱子全書名曰劄疑退  
憂公陳達 筵中請特遣史官取其書 睿覽仍  
令刊布 上卽命取進令本館校正如有可疑處  
問議于奉朝賀先生遂專任其事錄爲問目反復  
講質宋先生從其說而修改者十居八九云  
晝講入侍陳所懷

啓曰臣有所懷今因入侍敢此仰達昔在壬辰倭

難晉州一城受禍最酷死義最多而其中金千鎰  
黃進崔慶會數人尤其傑然者也邑人特爲三人  
建祠而 朝家亦賜額寵褒矣臣於奉使嶺南時  
行過晉州則頽廢零落洒掃無人而春秋享祀亦  
不舉行只有近處僧人慕其義烈每歲城陷之日  
乞米於村邑作佛事以供而此外則終歲無香火  
云聞來誠爲惻然 朝家另加申飭使祀事不至  
於如前廢闕似宜矣 上命依施又啓曰近來宮  
禁之不嚴其弊久矣臣聞今番豐呈之時內人族  
屬賞綠濫入者其數甚多以致內言之傳播閭里



不勝其喧藉其為寒心孰大於此乎內言不出外  
外言不入內者乃古人之深戒夫以一守令之微  
衙門不嚴外人或有出入者則猶為政治之疵累  
況於堂堂國家乎內間之事 聖上或未盡知而  
自今以後各別嚴飭俾無如前濫雜之弊為望矣  
上嘉納

移獻納

五月移吏曹正郎

用都廳勞陞通政因臺啓還收

諫院以未經准職請還收 許之命除准職

六月拜掌樂院正

移司憲府執義

擢拜承政院同副承旨陞右副

七月與同僚啓請還收校理李徵明罷職不叙承旨

申尋金斗明拿推之 命又入侍陳達

校理李徵明應 旨上疏語及戚里仍請勉戒

坤聖 上大怒令招問言根政院覆逆則降 嚴

旨還給并 命拿問王堂請對 不許只令書入

所懷仍 命李徵明罷職不叙時先生已申退翌

朝詣闕與同僚啓曰徵明疏語固多狂戇妄率其



論戚里事亦有辭不分明指不別白處然察其語  
脉祇是設辭而原其本意不過出於過計之憂先  
事之戒耳夫豈有他意而 聖明不賜舒究迫令  
招問此實有妨於言路而有傷於 聖德在喉舌  
之地者開陳匡救冀以納吾 君於無過者固亦  
一憂愛之發事理當然耳不知 殿下何怒於是而  
直加以縱恣無君之罪下自禁直而幽之囹圄耶  
此殆 殿下本原方寸之地克治猶有未至涵養  
猶有未厚而遇事暴發不能自勝亦不能自覺也  
此豈臣等平日所望於 殿下者哉 殿下於近

日因旱憂畏焦然不寧求言之 教惻怛丁寧四  
方皆聞之矣而 教下旬日側聽寥寥中外大小  
之臣無一人以言進者殆亦見 殿下素未能開  
不諱之門廣進言之路而一時遇災應文求言故  
下亦無敢盡其誠此在 殿下正宜反躬自省益  
汲虛受之量而經幄之臣纔一啓口輒以雷霆之  
威震之并與覆逆之承旨而加重究焉如此而欲  
以來四方之言求臣隣之助不亦遠乎伏願 殿  
下淵然深念亟霽威怒收還前命 上不納又命  
李徵明削奪官爵門外黜送是日玉堂請對先生



因與同僚入侍言曰臣等既承 嚴旨非不知恭  
埃譴罰而君臣猶父子豈可以一時 嚴批有所  
怵迫而終無一言以盡匡救之道耶徵明之勉戒  
等語出於先事之慮非謂卽今直有此事也古人  
言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勉戒之勉字卽此意也自  
上固宜深思而體念之矣况當此潤旱之日旣下  
求言之 教徵明職在經幄自托無隱之義其言  
雖不概於 聖心固當寬容而優納之以開來諫  
之路耳以唐虞盛世言之設誹謗之木者蓋欲廣  
言路而達下情也故雖有誹謗之言而未聞以此

獲罪矣今此諸臣之請對者蓋欲納 君於無過  
之地而 天怒震疊前後下教俱非臣子所忍聞  
者此是 殿下本源工夫有所未盡而然也臣待  
罪經幄嘗以省察本源之意有所陳達矣臣等卽  
今之憂實不在於罪徵明也竊恐有乖於大聖人  
包容之德凡聽言之際雖有激觸之事捨置疑怒  
於一邊從容恕察則自無過中之舉矣又曰政院  
之覆違乃其職耳而因其覆違違下囹圄又囚巨  
等之文字陳啓徵明之罪轉加一層此實臣等無  
狀未嘗見信於 君父之致而至於削黜傳旨則



華重被罪譴有難捧入矣 上曰政院之前後覆  
逆何限而還出給之後丙為陳下者豈不肆然乎  
曰為人臣者愛君憂國之道當觀事之是非而苦  
口力爭豈可以煩瀆為嫌而苟為奉承耶今此  
聖教甚非責下之道也

以病適

先生素有吐血症一日入侍講筵猝然血出遂退  
出院中 上特下問且賜珍劑翌日因辭疏 許  
適

拜成均館大司成

應 旨上疏

略曰 殿下雖嘗勤御經筵不廢講學而絕不肯  
反覆問難究極理趣臣始謂 殿下天縱聖智默  
契道妙是以低視羣下以為不足俯問不然則  
聖心護短或恐問難之際羣下有以窺見淺深而  
遂斬於 下問矣及後屢登講席熟察病根則殆  
由 聖質明銳而沈潛不足其讀聖賢經傳略綜  
講解便謂已了却不知其中有無限合理會無限  
合玩味處是以於其所當疑初不曾致疑既不曾  
致疑則雖欲問人而亦未見其有可問也此病不



除實妨入道蓋不惟讀書一事爲然推此以往於  
凡日用應接機務之得失臣僚之賢否言論計議  
之同異是非所當一一講究者率不能深思明辨  
以致竊格之功而求至理之所在焉此雖 聖質  
明銳之過而亦由立志不篤求道不誠苟流徇於  
淺易膚末修飾外文而不深致其力故方寸之間  
念慮之發所謂人慾而當去所謂天理而當存者  
察之有不精決之有不勇而因仍苟且之際偏私  
係吝之端遂不勝其多焉則又從而掩匿覆蓋欲  
使人不見是以 殿下之心不能表裏洞達隱顯

融徹如青天白日而其所自欺而欺人者亦時有  
之試以一事言之日昨憲府之啓以禁中營繕爲  
言 殿下謂其傳聞爽實而猶且優容獎納不以  
爲忤臣始讀 批辭竊喜 聖明虛心納諫之美  
而且意憲臣所聞果不能無誤也旣又聞近日禁  
中實有營繕之事工師之求大木者頗亦出入於  
間巷間而臺啓所謂召匠輸材必趁早暮果非虛  
語云以此觀之則 殿下前日之批特遜辭以自  
諱耳初未有虛受聽用之實也臣不意 殿下之  
不誠不信至於如此也夫人主一念之微或有不



誠而入得以見之固若十手十目所指視而不可  
掩矣况此之爲不誠不特一念之微而已 殿下  
曾以是謂可以欺羣下乎羣下可欺而謂可以欺  
上天乎向者李徵明之疏重觸 天怒其時 聖  
教專以威里一欵爲罪而其下一事則直諫之於  
傳聞之謬此事有無尤非外人所敢知而間巷之  
間傳說漫漫皆以爲宮中實有其人而 殿下諱  
之且謂 殿下之怒徵明實在於此事而既在所  
諱故不得以爲罪且以他事罪之臣意以爲後宮  
近幸設或有人苟能貫魚順序盡斯有慶而無盛

色蠱心之患偏昵啓寵之譏則是亦何累於 聖  
德而必諱其事乎言者之說似太近於億逆而  
聖教所謂傳聞之謬者豈非虛語也以今觀之則  
人言殆不爲無見而臣之以 聖教爲可信者多  
見其愚也聞見所及已多如此况於宮庭幽奧之  
中臣僚耳目之表其所可言者又何可勝數蓋嘗  
究而言之則 殿下徒知驕侈淫荒顯然醜邪爲  
人欲而不知隱微之私纖毫之累皆足爲天理之  
賊徒知克伐怨欲過而不行爲至善而不知根柢  
潛藏萌蘖闖發便足爲無窮之害是以雖勤於修



飭而持養之實未至雖力於懲改而克治之功實  
踈此所以天理入欲交戰於方寸之中彼勝此負  
代為賓主而及其久也人欲遂勝天理遂負人欲  
遂為主天理遂為賓而清明剛健之氣遂見詘於  
黠闇膠固之中是故有為之志日沮勤勵之意日  
懈而怠情逸豫之漸日見於事為若此不已則向  
所謂驕侈淫荒之事克伐怨欲之私亦安知其不  
遂肆行而卒與叔季衰亂之主同歸而胥溺也巨  
不勝憂悶焉 批曰李徵明之罪斥實由戚畹事  
而疏中云云億逆太甚殊未曉也

十一月辭達

拜兵曹參議參知旋達

拜禮曹參議

丁卯先生三十七歲

正月移司諫院大司諫

先生自登朝以後為憲職者三為諫官者七間一  
再行公而餘皆引嫌辭達至是又陳疏力辭以為  
國家之置臺閣固使與廟堂相抗廟堂有過失惟  
臺閣得以指陳論劾則又安可使為廟堂者之子  
弟處於與廟堂相抗之地而責之以論議可否無



所嫌忌乎昔范祖禹拜右正言以其婦翁呂公著  
當國引嫌辭遶祖禹之於公著特女婿耳猶且引  
以爲嫌不居諫職此可見古人處義之不苟而卽  
論臣所處則又不特古人之比獨恨愚淺之見守  
之不固而又未蒙朝廷垂察處之得所終使國體  
私義交有所傷臣於今日決不容復入臺席請  
命銓曹勿復擬臣於臺職

二月移入司成

五月與太學諸生飲讌于泮水堂

先生首爲詩唱之在座者皆和之盡懽而罷

七月爲文諭太學諸生

文略曰僕以無似猥忝是職辭避不獲抗顏師席  
自惟蔑裂輕淺不足以矜式多士區區之志但欲  
日處學宮蚤夜與諸生相見有話相告有疑相討  
見善必獎聞過必戒庶使情志孚洽教學相長以  
少稱國家任使之意而顧爲疾病憂患所纏不得  
數以身來處其或旬日一至則諸生又視爲過客  
無意親就終日倚席絕無一人聽講竊惟諸生所  
讀固皆聖賢遺書雖拘於記誦帖括不暇悉意探  
玩以究極理義之精蘊卽其文義訓說之間豈無



一二可疑者而亦不肯講問况進於此者雖欲相  
告語其誰肯聽之自今以後願改前轍苟僕來過  
之日諸生無論上下齋人各持所讀書自來求見  
隨疑相講不憚反復無徒以師生虛禮為拘而一  
主於誠心求益則庶不至於莫往莫來而或不無  
一分相長之益矣蓋先生自拜國子一以作成人  
材為己任常留處學宮日引諸生討論經義反復  
諄切誠意藹然學者頗有興起之漸○有一齋生  
與館僚相較捷其謙人館僚大怒請施停舉之罰  
先生以為儒生固過矣不可輕施罰責未若開悟

其心使之自改遂為文諭之略曰學校禮義所出  
居其間者當以和敬遜讓為務矜傲粗暴為戒館  
僚之於諸生雖未有師生之義固亦在尊敬之列  
設或有一時所失似不當以非禮相加况彼此得  
失未知誰在而必欲取快於一勝不暇顧念於大  
體以傷敬讓之風以犯傲暴之戒此在事理實甚  
未安各宜一意自剋以圖遷改推此以往一言一  
動益加恭慎務歸於敬讓而晉遠於傲暴則其在  
庠序道義之教師友切磋之義庶幾不悖

八月辭遠



十月差承文院副提調  
十一月出為清風府使

先生自上應 旨疏既承未安之 批又時享漸  
變議政公被 嚴旨遜荒金公萬重嘗入言六臣  
罪名不明而遽示厭薄之色外人或以金某前日  
之疏為崇因其子而移怒於父固無是理而外間  
傳說如此此亦 殿下所宜知 上怒益甚凡有  
擬除屢斬 恩點先生不安於朝遂求外邑而去  
清風地僻事簡又多山水之勝臨民之暇日簾閣  
讀書或命舟沿洄憂親戀 闕形諸歌詠有離騷

春顧之意

丙辰

先生三十八歲

正月遊月嶽山

二月上京

三月遊丹陽諸勝

弟三淵俱酬唱甚多

拜九齋先生于華陽洞

與遂庵權公尚夏同行講討朱子大全劄疑暇日  
陪先生遊詭谷屏川內外仙遊洞有華陽諸勝記  
五月于清祥生



卷之三



先生三十九歲

二月議政公謫珍島退憂公謫長鬻察官歸

時羣小大得志 宮闈將有罔極之禍允齋先生

首被竄逐議政公兄弟亦一時遠謫

三月往珍島

四月九日議政公受後 命于謫所

先生當禍變蒼黃之際處事從容各得其當奉柩

行喪一遵遺令務從損約而至於哭踊祭奠之節

則曰有家禮在烏可苟也

上允齋先生書乞議政公墓文

時先生在道聞宋先生自耽羅就拿亟撥哀為書  
書中略述議政公出處行治之大者托外弟李林  
川湛邀乞墓文終得有所發揮使久遠不朽之圖  
無憾焉

五月行葬禮于揚州粟北里雪谷奉几筵寓金化邑

村

子清祥天

九月入鷹巖居廬

先生於晨夕號隕之餘研究舊學用力尤篤日誦  
論語詳訂朱子大全劄疑益闡精微之蘊

卷之三十五

附錄

三十一



十二月聞拙修齋趙公鯉卒

日記曰此公學識深博其思索窮格極有心力講說辨論穿穴古今人莫能及風流弘長愛好人倫尤今世所罕有從遊五六年頗有開發之益但少收斂涵養之功從初入頭在史學故規模意思終未正當向時頗以是規切而亦不能極意盡言遂成幽明之隔益可恨也

**庚午**

先生四十一歲

十一月迎退憂公喪柩于忠州

退憂公卒于謫中

**辛未**

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哭同樞趙公澣加麻三月

趙公為童蒙教官時先生與伯氏及弟三淵嘗受業累年故至是為行加麻之禮焉

**壬申**

先生四十二歲

二月農巖書室成

農巖在鷹巖舊居之東俗稱籠巖先生改今名寓其沒身田疇之志因以自號焉作書室三間鑿兩方塘于堂前扁其室曰觀白軒曰壺月摠而名之曰農巖樹屋



卷之三十六

先生四十三歲

十一月讀書白雲山寺

編五子粹言

五子荀卿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也先生以孟子以後聖學不傳而能知誦說斯道者有此五子故擇其格言至論合於道者作為一編名曰五子粹言

農巖集卷之三十五

農巖集卷之三十六目錄

附錄

年譜下

墓表

墓誌銘



震巖集卷之三十六

附錄

年譜下

甲戌 先四歲

正月棲奉印寺

寺在揚州時大夫人自永平出居揚山墓舍先生常往來省觀自後數年多讀書此寺云

四月除戶曹參議上疏陳情辭職

時羣兇屏黜 坤聖復位 上特命復議政公官

爵有此 除命先生疏辭略曰臣天地間一罪人



也不孝之罪上通於天固已久矣而在今日益知其無以自贖焉昔緹縈一女子身猶以咫尺之書感悟主意脫父於刑福田橫之客非有骨肉之恩徒以義氣相感不惜一死以相殉於地下若臣當先臣禍變之日進既不能碎首北闕以丐其生退又不能引伏敵刀與之同死是則身為男子而曾不及一弱女親為父子而反不若從遊之客也且昔齊女號天震風擊殿燕臣痛哭嚴霜墜夏夫精誠之所感足以上干蒼天發見精禱而今臣竄伏竄山隱忍偷生曾不能奮發至誠感動陰陽以幸

宸聰之一悟淹延歲月以至於今日向非 殿下至仁至明則臣雖老死填溝壑終無以白先臣覆盆之冤而洗其丹書之籍矣終古以來為人子而不孝者豈復有如臣之甚者哉抑臣尤有所隱痛於中者先臣立朝四十年事 君行己之方憂國奉公之節具有本末不待陳述而惟其小心謹慎不以權位自居謙恭畏約終始如一其於鬼神之忌人道之禍宜無自以致之特以臣之兄弟無一行能夤緣幸會相繼登朝歷敷清顯驟躋下大夫之列榮寵赫然為世所指目臣等因念負乘之戒



止足之訓冥行冒進乘至盛而不返終使滿盈之  
蓄獨及於先臣而臣則倖免其為不孝又莫大於  
此矣臣每念及此未嘗不慚痛冤酷汗淚俱下竊  
自誓長為農夫以沒其世而不復列於士大夫之  
林久矣今若幸一時之會忘宿昔之志輒復影纓  
結綬以馳騁於當世則是將重得罪於仁孝君子  
而無以見先臣於地下矣臣雖甚頑豈忍為此哉  
批曰宵人之禍何代無之而未有如曩時之慘毒  
也先卿平日體國之純誠可曾神明而未暴心事  
飲恨泉塗靜言思之寔予之過嗟臍曷及意天道

福善厥理不爽至冤昭雪羣姦逆裔則於爾有何  
一毫不安於朝端者哉勿辭從速上來察職時親  
舊多勸以勉承 朝命家人亦有言者先生謂曰  
我頭不看帽自斷久矣終不撓焉

五月再疏辭 不許

與南相允萬書

時改紀之初南以首相當國而陰懷私邪計罪不  
嚴先生不勝憤歎貽書極言其略曰愚竊謂為今  
之計者當以死生禍福倚閣一邊目中惟見得一  
箇道理直截分明捨命做去無毫髮顧瞻計較之



私察錯於其間然後國事可做人心可服矣今則不然所謂一隊士類者大抵皆出於風霜霆霹之餘摧剝銷鑠魄奪心死無復有正直剛銳之氣而又重以日後反復之慮故論議之間專務媵媵以保養奸兇爲能事以愛惜身家爲長策而臺閣之上翰靡充甚凡係討罪懲惡之舉皆欲委之於君上而不肯以身擔當其或迫於公議而論逐一二人則亦必委曲回互苟且滅裂殆不成言議殆不成罪名其俯仰前卻畏怖縮慙之態令人羞愧令人憤懣亦令人哀痛嗚呼人心之不正士氣之

不競至於此極脫國家不幸有變故則其有能捐軀徇國伏節而死義者乎此其憂不但在於討罪之不嚴而已且以討罪之義言之彼羣兇輩自作之孽固已昭布於一世人之耳目雖婦孺走卒莫不戟手相指肆口憤罵以爲必不可赦蓋人情之所同憤卽天討之所必加也今也不明此義而一切寬恕容護務從輕典外自託於失不經之義而陰以濟其慮後患之私以此街巷草野之間人心憤鬱公議沸騰不可沮遏而奸兇之徒方且拊手稱慶陰長其氣勢而無復有畏憚之心他日之患



庸有極哉愚願閣下一心直道毅然主持惟以司  
馬公所謂天若祚宋必無是事者為心而朱夫子  
所譏范忠宣陰為後日自全之計者為至戒則必  
能有以振起士大夫之氣一洗其陷溺之汙而天  
討得以肆行奸兇咸伏其辜而世道國事庶乎其  
有賴矣

挈眷出寓揚州金村

為便省覲大夫人也

差承文院副提調

移弘文館副提學再疏辭 不許

六月三疏引先戒固辭

疏略曰臣亡父於臨命之日手書遺戒一紙以授  
臣兄弟其言有曰余素無才德徒以承藉先蔭厚  
蒙 國恩竊位踰分自速覺孽今日之事無非履  
盛不止求退不得以至於此雖極曷及凡我子孫  
宜以我為戒常存謙退之志居家則力行恭儉仁  
官則避遠顯要以為親身保家之地至佳臣之兄  
弟泣受而藏之不敢忘失焉蓋臣父之意以為滿  
盈者天道之所損勢位者人情之所忌况任重則  
難稱而覺咎生焉望隆則難塞而誇毀歸焉此終



古之所惠而已既不幸而見及矣不欲使後之人復蹈危機故其丁寧告戒特在於此其言至切而其意甚悲此在後之人所宜剴心鑠骨永遠遵守况於臣身哉今夫三司之職孰非顯要而經幄之長尤為極選使臣徒知寵祿之可懷威命之可畏而昧然冒進揚揚於榮次則是以先人將死之言而同之於弁髦也臣豈忍此哉批曰所陳一事雖是完卿之遺戒朝家業已洞燭昭雪無餘則出而供仕有何一毫未安之理哉爾其勿辭從速上未察職

移大司諫疏辭 不許

入農巖作亭于清冷瀨上

上樛文有曰拔血竅天廢王哀蓼莪之誦寬身氣谷掩度信蓬壑之扉屬當邦運之再熙益覺身世之多感土室樹屋本無主於幸全金門三堂尚何心以復入右軍誓墓終當不渝小草出山竊所深耻先生心事此數句盡之云

八月除同副承旨

九月陞右副承旨疏辭 不許

先是左相玄石朴公世采延奏以為金某文學雅



贍自遭慘禍留心經傳學問超詣士望極重此人在朝廷則必有助至是南相九萬又謂才望罕有其倫請特加勉致故有是命疏入優批不許

陞左副承旨屢辭不許  
十月三疏許達

疏略曰臣聞君子立朝必行其志忠臣事君當致其命如其未也則如勿仕若乃俯仰瞻顧屈身避只以苟祿而復身則其為明主之棄而治世之羞也無甚焉臣本世祿之族也於此一義竊有所受曾祖文正公臣尚憲以玉直剛方歷事累朝

為士林領袖而最嚴於陰陽淑慝之辨嘗仁廟初年朝議專務包荒納汙而獨臣曾祖力主彰善瘴惡之論終始不變以此積忤羣小卒為柳碩李瑄輩所誣陷至於陰構外國幾死幸免逮先臣壽恒遵守遺矩不敢失墜至庚申改紀首當鼎軸則時議頗以異日反覆為憂而先臣獨以司馬光天若祚宋必無此事為心而范純仁陰為後日自全之計者為戒一心徇國無少回撓卒以是陷於極禍而亦無悔焉臣誠柔懦不足以自立惟其家庭之所聞見者如此故常謂人臣立朝事君惟有此



道理利害禍福非所顧問矣乃今竊觀於朝廷論議士夫趨尚則似與此大異臣於是時欲以家庭所學行於其間則必將枘鑿矛盾而不相合矣至於背先人之繩墨徇一時之塗轍偷合而取容臣又不忍為也古人有言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臣雖不佞其於量已量時亦已審矣自知此身一入朝端其勢必動見違忤積致嫌忌而於國家則無絲髮利益臣日夜念此至熟誠不能以其不肖之身而為公私無補進退無屈之人匹夫之志有不可奪此在臣特為難進之一端而前日之所不敢

言今輒為 陛下卒言之蓋先生不仕雖以禍故自廢而其量時難進之義亦可見矣

乙亥

先生四十五歲

正月除吏曹參議辭遶

三月入農巖

先生自是必於春秋勝日率子弟門生入山徜徉而歸歲以為常云

四月除副提學再疏辭 不許狀辭得遶

五月往驪州

為觀第二女李氏婦病也

卷三十六

附錄

八



七月擢除開城府留守二疏辭 不許

八月因備局稟啓達

除刑曹參判

九月入農巖

上疏辭職 不許

十月疏狀辭皆 不許

十一月移司憲府大司憲疏辭 不許

留石室書院

時先生寓居漢陰常往來院中自楊州地也

留正講學遠近士子來會者甚衆

十二月再疏辭達

**因** 先生 十六歲

二月哭滄溪林公 序

先生自少已相好至於禍故以來尤以道義相責

勉契許益深至是先生深痛惜之後有輓詞祭文

又序其遺集焉

三月除禮曹參判

入農巖上疏辭職

往省夢窩公子鐵原府衙

四月還漢陰



五月兼弘文館提學

六月除副提學再疏辭逆

七月往省靜觀齋夫人于仁川府

時夫人在其子喜朝衙舍故往省而歸

哭黃生柱河

黃生天資甚美好古力學不幸遽死先生哭之慟  
作哀辭極致悼惜之意

八月入農巖轉向原州觀黃生葬遊清平寒溪而歸  
有東征記

九月除吏曹參判三疏辭逆

十一月往水原萬義村觀允齋先生改葬

為文以祭其未有曰劄疑之編所以垂百世之嘉  
惠先君子既嘗往復商訂而小子愚蒙亦得與聞  
其終始其或文義事證之考質輒欣然領納而不  
吝於前說之棄既又獎之以置水不漏許之以操  
戈入室而卒又勉之以畢力梳洗也及夫禍機之  
既迫而猶眷眷寄意不置耽羅之日既書囑於黃  
江麓山之夜又面命於李第謂吾死而疇際尚在  
宜相與提挈以終成此事也孰謂變故之不可料  
而令孫又奄然傾逝也雖問日草藁如山其將誰



適與議欲徧質於諸友乎則慮無所於折衷欲專  
輒而更改乎則懼或違於尊旨欲遂仍舊而勿動  
乎則又恐其未就於完粹而負當日鄭重之寄也  
小子於是未嘗不抱遺編而長歎悲九原之不可  
達也嗟乎已矣天之不相斯文其將齎恨於無既  
也○宋先生在世時劄疑修改之役未及三之一  
先生既受其遺囑益潛心講究與遂庵權公往復  
評訂雖在禍變顛沛疾病危苦之中而未嘗須臾  
怠廢蓋先生一生精力盡在此書而其所發揮殆  
無餘蘊至戊子猶未卒業此又無窮之恨也

丁丑

先生四十七歲

二月除同知經筵事上疏辭 不許  
入農巖

除副提學

三月還漢陰上疏辭職 不許

閏月與諸生尋道學書院

三宿乃歸夜飲舞雩壇行旅酬禮分韻賦詩訪梅  
月堂祠宇

四月狀辭達

六月除兵曹參判

卷三十六

附錄

十一



移副提學

八月定居于三洲

先生本擬畢命農巖而大夫人時在京第故爲便  
省侍棲息近郊且以石室書院江山清曠頗有齋  
居藏修之樂遂定居焉作外軒數楹以處焉扁曰  
三山閣前有沙渚三故又命其地曰三洲

再疏辭職適

答閔彥暉似書

大學序文小註雲峯胡氏曰朱子四書仁義禮皆  
有定訓獨智字未有明釋嘗欲竊取朱子之意以

補之曰智則心之神明所以妙衆理而宰萬物者  
也番易沈氏曰智者涵天理動靜之機具人事是  
非之鑑先生嘗非之曰兩說只說得心之知覺與  
智字不相干涉且智則理也而謂之妙衆理涵天  
理則是以理妙理以理涵理恐尤未安也彥暉聞  
而有書相難故先生答之略曰性者心所具之理  
心者性所寓之器仁義禮智所謂性也其體至精  
而不可見虛靈知覺所謂心也其用至妙而不可  
測非性則心無所準則非心則性不能運用此心  
性之辨也二者不能相離而亦不容相雜是故語



心性者卽心而指性則可認心以爲性則不可儒者之學所當精覈而明辨者莫先於此於此或差則墮於釋氏之見矣雲峯之訓智也雖曰輯朱子之說而朱子說本以釋大學致知之知愚未知此知字果與仁義禮智之智同乎否乎所謂神明所謂妙與宰者果指性之體耶抑指心之用耶如愚之見則智者是非之理而居五性之一知者靈覺之妙而專一心之用是非之理固發見於靈覺之用而要不可混而一之也今也以彼之釋爲此之訓烏乎可也朱子嘗謂伊川性卽理也一句自古

無人敢如此道故其訓釋五性必主乎理而尤莫詳於論語或問五山講義或問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講義曰智則是箇分別是非底道理此其義例精確不容改易所謂卽心而指性者然也若其言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則專是形容靈覺意思其與主理而言者旨意自別以是而訓夫智庸非所謂認心以爲性者乎此愚疑其於心性之辨有未明者也番易之說雖若與此少異其曰涵天理動靜之機則亦指此心靈明運用者耳殆亦雲峯之見也夫智是分別是非底道理



而今日妙衆理曰涵天理則不謂之以理妙理以  
理涵理而何哉愚之蓄此疑蓋久而猶未敢自信  
及見朱夫子答潘謙之書有曰性只是理情是流  
出運用處心之知覺卽所以具此理而行此情者  
也以知言之所以知是非之理則智也性也所以  
知是非而是非之者情也具此理而覺其爲是非  
者心也此說於心性之辨極其精微銖分粒剖更  
無去處殆是晚年定論其他異同之說無論語類  
所錄雖出於當日手筆者亦當以此折之而夫其  
取舍矣今雲臺所以訓夫智者正此書所謂心之

知覺覺其爲是非者而非所以知是非之理云者  
則其爲認心爲性也不亦明乎愚於是而敢信前  
日之疑之非妄也彥暉堅執前說書至六七度先  
生逐一辨破發明至到詳見集中

十一月棲廣州水鍾寺撰議政公行狀成

庚寅

先生四  
八歲

七月除大司憲再疏辭 不許

八月 上謁 健元陵出伏野中瞻望 大駕而歸  
先是大司諫尹世紀筵中白曰金某之文雅學識  
見重於同朝實非流輩之可比况十數年來絕意



仕宦讀書窮理如此之人若致之朝端則其所裨益豈淺哉 陵幸時必當迎拜路左自 上別為招見責勉太義則區區私分安敢膠守乎古有載之後車之事招見責勉似可回心矣 上曰所違切實予當體念校理尹趾仁進曰金某文學雅望超出流輩同朝固欲致之而至於載之後車之說非自下敢請之事比喻不可殊涉失體矣承旨趙泰采曰金某之讀書窮理不樂仕宦為今世之所重此人乃科目中出身故自 上待之亦如凡流古之儒賢自科目中出亦多此人比之古人無愧

若招見於 陵所責之以君臣大義則彼以世祿之臣豈必邁邁哉至於載之後車唐宗之於房玄齡亦有之諫長非必以此事為可行於今日古亦有此云云而已至堂之以此言深攻臣未知其可矣臺臣遂請推尹趾仁諫長亦引避及 陵幸日先生不敢進近 陵處又在家為未安出伏家後野中 大駕過後即還矣 上回到晝停所令司謁問金某來在近處與否政院對以未來持平崔重秦疏斥其模糊曰 聖念之眷眷至此而諸臣之泛泛如彼臣竊慨惜云



狀辭 回諭敦召

傳曰卿之學識文雅予所稔知當此多難之秋其在世祿休戚之義豈忍愬然乎復念君臣之大義勿以區區私分爲終始自守之計安意上來以副予望事回諭

九月三疏辭一不許

疏略曰臣於昨日伏奉 聖諭獎褒隆重責勉諄切有非眇末賤臣所當輒得震越愧恐不知所厝臣本愚陋百無一能學不足以通經識不足以周事文辭不足以適於時用蓋循其本末特空空一

庸人耳昔年久侍經幄短拙畢露以 殿下明聖何所不燭而乃於今日遽有此非分之 教豈以日昨筵中諸臣厚誣 聰聽而姑從以假借之耶 聖人一言之褒不特華袞之榮決不當輕施於無所似之臣以損謨訓之重也且臣於近日竊有不安於心者日昨筵中諫長所達大旨旣謬而後車一語尤爲不倫玉堂非之正不爲過而憲臣從而請推致令儒臣狼狽氣像不佳此臣之不安者一也拜 陵之日臣方被疾委頓且其蹤跡異於他人雖不得祇迎於路左其在分義亦不敢偃然在



家遂擔舁自致於野外相望之地遙瞻屬車之塵  
略伸微悃而歸爾後竊聞 聖上還到晝停所待  
問賤臣行止此已預越難勝而繼又聞憲臣以致  
院失對斥其模糊臣初未嘗隨衆祇迎只以白衣  
竊伏田間而去大路又稍遠人誰有知之者况  
大駕回鑾之時臣已歸伏私次久矣政院之對安  
得不然而憲臣遽加非斥遂致諸臣引咎章疏紛  
然此臣之不安者二也大抵賤臣行止有何關重  
而緣此一事朝廷之上開端層生有議傍觀必為  
拊掌而在臣惶愧何可勝言臣雖無此二不安固

無冒進之理而區區所懷亦不敢不盡於 黠續  
之下

四疏適本職

十月尋道峯書院

再宿而歸

十一月陪大夫人至江華府而還

時夢窩公畱守江都故先生奉板輿以往

先生四十九歲

正月省大夫人于江華府而還

三月省大夫人于江華府



遊松都天磨山復還江華

弟圖陰及諸子姪俱

四月陪夢窩公遊普門庵

庵在海島中頗有奇勝

還三洲

五月聞兄子好謙計往江華府哭而還

六月往廣州監燔議故公墓誌

七月除戶曹叅判疏辭 不許

閏月移吏曹叅判三疏辭 不許

入曲農巖

九月省大夫人于江華府而還

十月除副提學上疏辭逆

與左相徐文重有姻嫌而外兄李公世白為右相  
皆兼帶史館故援例辭逆

十二月除吏曹叅判再疏辭 不許

省大夫人于江華府

**庚辰** 先生五  
十歲

正月還三洲

四疏辭逆本職

二月叅書院釋菜行鄉飲酒禮



三月入農巖

留十餘日而歸徧遊白鷺洲金水亭蒼玉屏諸勝先生每謂此行遊賞之適前所未有

六月除大司憲再疏辭不許

七月狀辭逆本職

哭女吳氏婦

九月往廣州葬吳氏婦

十月哭子崇謙

崇謙志氣偉然才行卓絕知者皆以遠大期之先生亦許為父子知己不幸十九而夭聞者無不相

告喪時崇謙又長於詩先生有唱輒和進以為樂

自是先生遂終身不復吟詠焉

**卒** 先生

正月寓石串村

在東郊第老稼齋昌業別墅也時先生疾病沉綿為僂醫藥姑留焉

二月除大司成辭逆

三月哭伯父谷雲先生

九月觀靜觀齋先生改葬于靈芝洞

有祭文



十一月除副提學引前嫌辭適  
論退栗兩先生四端七情說

略曰四端主理言而氣在其中七情主氣言而理在其中四端之氣卽七情之氣七情之理卽四端之理但其名言之際各有所主耳以七情為主氣栗谷非之然子思論大本達道不曰喜怒哀樂之發是天下之達道而必以發而中節者爲達道者正以人心氣機之動易於差忒須是循理而得其正然後可謂之達道也程子亦曰情旣熾而益蕩其性變矣伊川非不知情之本乎理而其言如此

者亦以氣爲主而言耳四端善一邊七情兼善惡四端專言理七情兼言氣栗谷之說非不明白而愚見不無少異者只在兼言氣一句蓋七情雖兼理氣而其善者氣之能循理者也其不善者氣之不循理者也初不害爲主氣也退溪於此處極精微難言故分析之際輒成二歧而至其氣發理乘理發氣隨則爲名言之差然其意之精詳縝密則後人亦不可不察也○又論栗谷人心道心說善者清氣之發惡者濁氣之發一段略曰氣之清者固無不善而謂善情皆出於清氣則不可情之惡



者固發於濁氣而謂濁氣之發其情皆惡則不可  
中人以下其氣多濁少清然見孺子入井未有不  
怵惕惻隱者豈皆清氣之發哉至於頑愚之甚平  
日所爲至無道者猝見人欲害其親則亦必勃然  
而怒思所以仇之彼其方寸之內濁氣充塞豈復  
有一分清明之氣特以父子之愛於天理最重故  
到急切處不覺真心發出於此可以見人性之善  
天理之不容已人心之動理雖乘載於氣而氣亦  
聽命於理今若以善惡之情一歸之於氣之清濁  
則無以見理之實體而性之爲善也終又極論善

惡清濁之變而其說有本來稟賦隨時清濁所感  
輕重三者之不同出入錯綜旁推曲暢於栗谷言  
外之旨多所發明云

**三**  
先生五  
十二歲

二月除同知敦寧府事疏辭 不許

先是夢窩公以都摠管入直禁中自 上特下御  
製詩二絕曰曉夢分明遇相國催宣法醞似平昔  
昨閱遺篇多愴懷元來感應不曾忒純誠體國老  
彌深忍說屠維愧至今每誦愛君心似血傷神猶  
有涕泫淫至是先生上疏略曰日昨伏蒙 聖上



因夢寐之感追念先臣特題 宸章以賜巨兄昌  
集惟此異數曠古所無况其辭語鄭重旨意惻怛  
獎褒之隆足令朽骨光華感悔之切可使鬼神涕  
泣遠近傳誦莫不欽仰盛德其在臣心摧隕感激  
當復如何臣以禍釁餘喘幸得無死以見此事隆  
天厚地報答無路惟有身詣 天陛百拜稽首以  
少伸螻蟻之忱然後退填溝壑於義當然顧臣疾  
病危欲出入人鬼已過兩年雖欲扶舁一行致身  
輦下亦何可得也臣受恩罔極辜負至此朝夕溘  
然目且不瞑撫躬流涕尚何言哉 批曰體予追

念先卿之至意勿以疾病為辭從速上來察職  
再疏辭 不許

時左承旨趙泰東筵中進曰同敦寧金某至今自  
廢盖有所守而不但甲戌初自 上開釋備至日  
昨所下 宸章又出異數追悼悔恨之意溢於言  
表凡在臣隣莫不感動况如某兄弟之所以感激  
聖恩者當復如何某以喬木世臣十年廢處前後  
除命一不應旨者其意有存而既見 君父之所  
以悔悟若是其深切至形於文字則其在臣子分  
義區區初志決不當膠守矣某之文章學識當世



無比且其心事公平議論不激雖身抱重病難於  
奔走職事而若致朝端出入經席則裨補 聖德  
有益世道必不貲矣當此人材眈然之時何可任  
其自廢使之空老於草野乎別為 下諭責之以  
不可不出之義似好故敢達 上曰所達好矣同  
經筵趙秦采曰金某甲戌以來不赴 除命其意  
有在而聞日昨某為見老母上京 宸章適下其  
時某母子兄弟相對感泣某雖摩頂放踵不足以  
報此 聖恩也蓋其心事公平議論不激當此時  
招致朝端則裨益世道豈淺鮮哉前後 勤召非

止一再而終不上來以泛然疏 批必難招致  
別諭開釋則似好矣 上曰然矣再疏略曰臣之  
疾病如此他不暇論而抑臣伏聞日昨筵中有舉  
賤臣名上達者以謂臣向前不仕其意有在今既  
自 上深示悔悟之意則在臣不宜膠守私義云  
雖傳聞不詳而大旨應不甚遠臣於是竊不勝惶  
駭悚惕焉臣之年來自廢只以禍釁之餘不欲復  
踐榮塗耳初非有深意而前後疏章亦既備述此  
情 聖明當已下諒矣今茲筵臣所謂其意有在  
者未知果何所指而辭之未瑩若以臣之自廢為



有所不足於 聖朝處分者然豈非未安之甚者乎日昨 宸章之賜雖事曠前古恩出常例而若其追獎之深開示之切則自臣甲戌第一疏所蒙批旨已知此矣臣固感刻至今未或敢忘又安有一毫自阻於 天日之下而為屏退之計者哉臣雖無狀固不至此而至於今日又遽變其素志出而從仕如筵臣之言則是臣九年之間一不應除命者真若有甚麼意思也臣其敢為此乎此臣所以深有未喻於筵臣之言而不能自安者若其稱道過實厚誣 天聰則臣又不暇論也

移副提學引前嫌辭遼

七月除藝文館提學疏辭 不許

八月遊晚翠臺

有記

除副提學引前嫌辭遼

九月疏辭提學 不許

十月除副提學引前嫌辭遼

十一月疏辭提學 不許

癸未 先生五十三歲

二月哭女李氏婦



三月往驪州葬李氏婦

六月二十二日丁母羅夫人憂居廬于伯氏第

八月葬羅夫人遷議政公墓合窆于揚州金村之原

甲申

先生五十四歲

二月荅權修撰尚書論思辨錄辨

思辨錄卽卮世堂所著也詆毀朱子四書集註章

句定說極其悖謬太學諸生上疏請痛斥上命

取其書令儒臣辨破權公主其事以辨說就質于

先生先生以為大體雖得而猶未詳盡此係斯文

大事不可以身在局外而有所嫌避遂逐條論辨

焉

與外兄右相李公濡書論皇壇營築事

書略曰竊聞日昨廷對以皇壇營表不宜過大

儀文不宜太縟而動役之際頗煩聽聞歸答於監

董之臣此在愚意深覺未安蓋自有此議諸言不

可者或以為事體未安或以為禮節有礙其他枝

辭曲說至不可勝聽而愚皆以為未是獨以慮患

之論為最真實而竊惟廟堂之上論此事者初不

直以是明白判決而每兼舉事體禮節以為言究

轉依違有同騎墮卒之電勉於不可之間而築



壇之議定焉此愚之所不快也然其不快也非以壇之不若廟也亦非直爲此一事也只恨諸賢在朝處置此等大事而論議舉措若是其煥爛苟且國將何賴焉壇雖異於廟乎事體則亦既重矣命下之日都民皆知不旬日而徧於八路借使占地不過尋丈役夫不出一聲而以彼耳目之長其終有不知者乎欲其不知則併築壇已之可也無已而欲深諱其事無煩聽聞此與掩耳偷鈴何異哉且斯舉也本出 聖上至誠大義其一念之感可以上通神明一言之教可以下垂萬世豈不盛

哉而執事者畏忌太甚周防太過事役甫始而又從以計較隆殺之節咎責監董之臣必欲減削營表裁損儀文苟焉以塞責爲事得無未安之甚者乎駟不及舌言之似亦無益而猶不能已於言者欲執事曠然遠覽深得夫事理之正利害之實而勿過爲忌諱凡係此事一皆以義理裁處而無專主於損約則尚可以少慰中外之心而得免於後世之譏矣

百

先生五十五歲

八月服除還三洲

卷三十六

附錄

二十六



九月除漢城府左尹再疏辭 不許  
批有必致乃已之志牢定之 教

三疏辭 命還給

十一月上疏待罪

時 上候違豫既久一日 下教政院舉行禪代  
節日羣下驚惶罔措百僚伏閣力爭先生以為身  
雖在外義不可無一言方治疏繕寫之際聞廷請  
蒙 允即上疏引罪曰愚陋無狀受恩深厚與天  
無極而當國家有大事之日下違吏胥軍民亦莫  
不齊聲號籲各申其忠悃而臣獨息偃在家終無

以自效臣子之義掃地盡矣伏乞治臣不忠之罪  
永為臣子之戒

移大司諫疏辭 不許

移吏曹叅判疏辭 不許

**國**先生五十六歲

正月再疏 命還給

二月除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三疏辭 不許

四月 下別諭

傳曰大提學金某前後除拜非止一二而以世祿



休戚之臣輒以遺戒爲言一不應命而行公事已未安而君臣分義亦至重矣豈可膠守遺戒而自廢乎大提學金某處斯速上來事別爲下諭可也  
擢除刑曹判書疏辭一不許廷中命伯氏議故公使勸出

上廷中教曰刑曹判書金某處頃下別諭又於疏批勉其上來矣今日見其辭疏則無意造朝本職及兼帶俱係繁重不空久曠而雖有所執亦無終始自廢之義且君臣大義不可不顧豈可一向牢辭乎卽令右相入侍故如是下教須傳致此意從

遂勉出可也

除禮曹判書兼世子右副賓客上疏辭一不許  
疏略曰伏聞廷中特下聖教令臣兄昌集傳諭勸出其委曲丁寧之意殆無異於家人父子提耳而相告者似此異數豈獨近時所無抑亦前史罕有瞻聆所及莫不感激况臣親當何以爲心垂死病中蹶然驚起恍若密邇威顏親奉玉音忽不知其身之遠在丘壑矣自惟無狀賤臣蒙此曠世非常之數雖使蹈赴湯火亦所不辭其他又何敢計固宜卽日登途祇謝天陞以少伸臣子分



義而目今病狀殆殆實無一毫自力之勢只恐朝  
露溘然遽填溝壑則螻蟻微悃終無以自伸而永  
為泉壤難瞑之恨耳又曰臣自甲戌以來十數年  
間蒙被 恩除不知其幾何而未會一出拜 命  
及今猥蒙寵擢致位上卿復卽彈冠束帶揚揚就  
列則凡前日之疾病自廢累疏控懇者舉歸於矯  
妄而朱子所謂倚托欺謾以取爵位者其殆近之  
矣夫辭十萬而受萬古之君子猶以為不可况今  
在貳卿則辭之在上卿則就之臣雖有象三尺其  
何以自解於人言乎區區疾病之外惟此為難進

之大端故敢並言之 批曰省疏具悉卿懇日昨  
筵席之教可想予必致卿乃已之意則連章擲  
無乃太過耶噫卿之未會一出應命蓋出於欲守  
遺戒而敦召頻繁責以君臣之大義則不得膠守  
私心道理自應如此寧有辭卑就尊之嫌乎况移  
拜宗伯亦出於念卿疾恙不以劇務強迫之意則  
尤不當以疾病為辭矣空體此意卽日登途時  
聖眷榮隆必欲一至于朝至夢窩公又承 面諭  
則事出格外僉議不可不一出土友有識者亦多  
以一伸分義為說而先生猶堅持初意以獲罪為



限 上亦知其難強後不復召焉

五月再疏辭 不許

六月三疏辭 命還給

七月四疏辭適

陞左副賓客

八月除大司憲

除知春秋館事再疏辭適本職

先生五十七歲

正月上疏辭兼帶諸任 許適賓客

四月辭大提學 不許

五月除知敦寧府事

狀辭適大提學

七月移寓鹿川

在東郊李相公濡別業也

疏辭知敦寧府事 不許

九月尋道峯書院

與一二門人道遙竟夕而歸

遊玉流洞

洞在水落山麓有溪瀑之勝與良庵李公喜朝往

遊焉



十月歸三洲  
遊妙寂寺

在妙寂山



先生五十八歲

閏三月陪夢窩公乘舟觀魚于前江

時夢窩公罷相退居金村與先生朝夕相從至是作觀魚會第稼齋圃陰與焉

陪夢窩公遊妙寂寺

四月十一日卒于三洲之正寢

先生游經喪禍疾病深痼自前冬屢添外感柴劑

益甚至是又患寒熱之證吐血乘虛猝發以至於此計聞朝野莫不相吊遠近士子奔哭盡哀門人加麻者六七十人

計聞 命給葬需擔軍

上下教曰知敦寧金某屢召不來而前頭夏加敦勉必欲召致矣意外凶聞遽至曷勝驚悼云云仍命該曹優給葬需又令本道定送擔持軍人

六月九日葬于石室先兆庚坐之原

先生六世祖平壤府尹府君以下至清陰先生世葬皆在一山先生之墓在其西麓僅數百步許後



有墓表墓誌樹且埋焉並第三淵所撰也

七月館學諸生操文致祭

十二月 遣禮官弔祭

**秋文集成**

**配享烟村書院**

在靈巖烟村崔公德之與議政公文谷先生並享

烟村之孫山堂忠成配食至是以先生追躋焉

**癸巳秋配享石室書院**

仙源清公兩先生主享文谷老峯靜觀齋

三先生配食至是因揚州儒生具文沂等上疏又

以先生追躋焉

**癸卯** 景宗大 壬三年

夏撤石室院享

時夢窩公已以前歲被禍兇黨司諫李世德等發啓

首請被禍諸人之又與兄弟並追奪院祀者黜享蒙

允會有言者而止至是沈竣再發益肆兇論誣詆

議政公及先生兩世道德以為生存於今日則亦

當被收坐之律尹會又繼之竟至於同日撤享焉

**癸卯** 元今 元年 上

春 命復石室院享



時兗黨既黜世道重新揚州儒生李志沆等上疏  
辨沈垞等誣悖之狀請以議政公及先生復享  
上卽允之遂同日妥侑焉

秋

贈謚文簡公

是年夏待讀官徐宗燮因書講啓曰故判書金某  
自少留意學問見識明透先輩已多許之己巳以  
後引義自靖絕意仕宦專心於格致誠正之學實  
爲士林所宗作曾在先朝待遇之禮無異儒賢  
特以其謙挹之意身歿之後亦不請謚已過數十  
年尚無節惠之典士論之嗟惜久矣當此崇儒重

道之日特爲賜謚何如待讀官李箕鎮曰朝家  
所以待此人者似不可以科目出身而有異於山  
野儒賢不待狀賜謚恐無可疑矣同知事申思  
詰亦同聲仰請上命不待狀特爲賜謚至是  
贈謚文簡道德博文曰文一德不懈曰簡文曹佐  
郎李顯祿來宣焉



墓表

第三淵昌翁撰

嗚呼此農巖金先生之墓先生嘗仕于朝矣不以官稱而揭其野號者以晚節立德之在是也先生安東人諱昌協字仲和左議政謚文正公諱尚憲之曾孫同知中樞府事 贈領議政諱光燦之孫領議政諱壽恒之第二子妣曰安定羅氏海州牧使諱星斗之女以崇禎辛卯正月庚辰生先生自幼朗睿學語能辨人鬼仁恕體物出口多公正之言以此得父母心自知讀書便能潛玩目不有外事長者咸異之己酉中司馬壬戌魁文科例授成均典籍歷兵曹佐郎吏



嘗佐郎正郎掌樂正兼校書校理漢學中學教授知  
製教間為嶺南御史及北評事所更三司王堂則修  
撰校理憲府則持平執義諫院則獻納大司諫由同  
副承旨移大司成出為清風府使而止先生經術伏  
一世立朝言議以是為本而處心正大坦然無疑礙  
在銓曹注擬甚公時士流載歧睽猜甚矣猶以先生  
為無偏在玉堂勸 上以實心典學不容下問及演  
經義明暢剴切上下莫不聳聽嘗進一疏所論 聖  
學時弊本末該盡人以為可讀其為大司成也作成  
有方士多興起應 旨所陳戒語逼幽隱人又以為

難然以是不安于內出守清風而已已棄官從議政  
公于珍島謫所遂遭大禍甲戌夏化除戶曹參議先  
生瀝血陳疏大旨以不立榮途為辭家人多勸以罷  
勉先生曰我頭不着帽自斷久矣自是連除大司諫  
副提學左右同副承旨吏曹參議陞為開城留守刑  
戶禮兵吏曹參判大司憲而以兩館大提學進乎刑  
禮曹判書皆不就自 上敦勉益至特召伯氏議政  
公于榻前面諭諄切必使勸起故事所罕有也先生  
猶堅持初意以獲罪為限 上亦不能奪焉先生既  
絕意當世專於為己勉焉孜孜學如不及雖以其積



慘沉痾而未嘗釋經於手所註朱子書益闡淵奧其  
大志所欲論著蓋不止此而遽以戊子四月十一日  
告終于揚州之三洲正寢享年五十八歲以是年六  
月九日葬于石室先兆甲向之原夫人延安李氏諱  
觀先生端相之女端莊配德生歿俱同年從後合祔  
一子宗謙有俊才早歿妻朴氏未有子先生取從子  
濟謙子元行為嗣今十歲五女徐宗愈判官亭台鎮  
吳晉周朴師漢俞受基所生男女并十餘人先生仁  
明成質簡易為心從少至老由內達外設於容體無  
矜持之態見於踐履無苟難之行自事親從兄以至

居室接賓一以和順而無他惟負抱該矣不難於沒  
身自廢文章高矣所涉乎道者愈深此其樹立之大  
人所仰止而在先生仁孝高明之分非有所為而為  
也然確乎不拔乾乾終日兼是二者而君子所體乾  
幾焉先生雖自謂未嘗學易而愚知其得易之用矣  
嗚呼盛哉

墓誌銘并序

先生姓金氏諱昌協字仲和號農巖葬在揚州之石  
室先兆爰有五世顯刻可考其姓系源流而尤詳於  
大父 贈領議政碑中先君子聘于安定羅氏海州



牧使諱星斗之門生六丈夫子仲即先生也自幼朗  
慧學語能別人鬼仁恕體物所可否多公正之言父  
母以此奇愛九歲從牧使公于海州衙舍進止自矩  
儼若成人潛心視簡目不有外事同隊中或因爭鬪  
而有所交訐牧使公輒聽其片言以折之十五委禽  
于靜觀李先生之門時李先生棄官投閒大開講授  
愛呼先生告所以玩心高明者先生慨然興起始知  
科學外有所用心處矣己酉中進士是年李先生卒  
先生偃然失依益自致力於經訓既深博矣時出爲  
古文辭駸駸韓歐閩域然不喜巧爲藻繪務以理勝

焉甲寅會允齋宋先生于龍門所質問多獲印可自  
是書疏往復期許益重後作朱子劄疑大半從先生  
說而及至臨命遙致其顧托云乙卯先君謫靈巖自  
靈巖移鐵原流離佗際凡六七年先生雅淡於世味  
至是有林下藏脩意先君卜一區於永平白雲山下  
未退未遂猶存晚計也先生遂以爲歸扁其書室曰  
隱求希心理味若將終身庚申夏化從返京第壬戌  
魁增廣文科先生早負朝野之望至是爭賀其大闢  
而乃所樂不存焉歷官吏曹佐郎正郎弘文館修撰  
校理司憲府持平執義司諫院獻納大司諫承政院



同副承旨成均館大司成止於清風府使在玉堂悉心啓沃其登講筵輒勸上以實心典學下各下問及其反復推明皆人道危微之幾而發之以溫色韶音聞者莫不欽聳以上淵默而亦喜與酬酢焉其爲大司成也日引諸生橫經三席間所以闡奧而彌迷者兩端俱竭間則設邊豆腐歌詠以活暢之有占四術遺意士頗興起焉銓曹之政注擬甚公時士流歧貳猜睨日深一種務峻激者以甄別毋混暮先生先生曰彼涇渭之已判者固無奈何今又自爲清濁而淘汰又過苛未知其爲公也遂任其嘲訕而不爲

改度惟相周旋深知心事者嘆其無所偏係先生又閱廟堂與臺閣不協入而密勿家庭出與諸少輩平章可否出於至誠而事已掣肘不可如意則夙宵憂歎不樂于仕丙寅因李徵明言後宮事天怒過度先生陳疏納戒蓋先生立朝言議可見其經學淵源者凡有兩疏其一則在玉堂所論聖學時弊本末俱盡人所難及其一卽此疏而語逼隱微尤人所難言然以此不安於內圖出爲清風府使治有綱要吏肅民晏愉然薰閣若無一事也每憂親戀闕形諸歌詠有離騷眷顧之意已已從先人于瑯島謫所遂



遭大禍其承末命之際輒告以昇命白雲蒙先君領  
可焉及至奉柩出海長路難達凡百顛遽或欲其騷  
騷行事先生泣謂曰今日送終所遵遺令固紙衾牛  
車之謂也自餘得為而為者如祭奠哭踊有家禮在  
焉可苟也時尤齋自耽羅就拿先生念此老不幸金  
石無託遂撥哀構狀走人於中途邀乞墓文以來倉  
卒循禮與久遠不朽之圖俱得無憾葬後奉大夫人  
入永平守制于送老菴晨夕號隕之餘竭氣研究所  
註朱子書益闡玄微自以前闕小學工夫益務檢押  
便有任重意遠近士友爭推道德之歸如林滄溪泳

累書厚勉以深求道原獨立世表蓋知先生決意自  
廢專力此事也服闋住所謂農巖廬舍與家人度身  
計口以治農桑甲戌先君得伸寃仍有戶議除命  
先生瀝血陳疏大旨以不立榮塗為辭親舊多勸以  
勉承朝命家人亦有言者先生謂曰我頭不著帽  
自斷久矣自是節次遷升至大提學禮曹判書則  
上敦勉益至特召伯氏議政公于榻前使之誘來恩  
諭諄切事出格外僉議不可不一出土友有識者亦  
以一伸分義為說先生猶堅持初意以獲罪為限  
上知其難強後不復召焉先生自甲戌後以大夫人



在京第取便省侍出住揚州之三洲結屋而居以其  
間來往農巖者七八年既而連喪獨子兩女至癸未  
遭內艱先生素善病自經酷禍柴削僅全仍以前後  
摧剝血證暴發竟以戊子四月十一日告終于三洲  
正寢去其生辛卯正月初二日爲五十八歲嗚呼痛  
哉自 上悼惜命賜賻及庀葬遠近多士奔哭盡哀  
門人加麻者幾六七十人以其年六月九日奉葬于  
石室先兆甲向之原夫人李氏莊端有壺範生死俱  
同年從後合祔一子崇謙有俊才早歿妻朴氏未有  
子先生取從子濟謙子元行爲嗣今進士五文徐宗

愈郡守李台鎮吳晉周縣令朴師漢俞受基先生仁  
明成質簡易爲心從少至老由內達外設於容體無  
矜持之態見於踐履無苟難之行自事親從兄以至  
居室接賓一以和順而無他至其應物持衡甚平雖  
在末流睚眦之中悉耦相臨而猶懷直報不欲巧擠  
蓋其好惡愛憎無所往而不用其公凡在親疎之際  
一皆披露肝腑不存畦畛竊知其所尚友若與漢之  
孔明宋世南軒及我朝李文成有所契合使其撫世  
而聽所施爲則所謂開誠心布公道納衆善破朋植  
亦將一揆同歸而旣不能然則退而憲章考亭所以



綜萬理折羣言一用我公平權度雖於考亭亦不苟  
為應諾以為疑不深則信不篤始焉積久憤懣終底  
融釋脗合自心目所存以至筆舌所流出一串昭晰  
動有依據未嘗作謾人說話如遇義理肯縻其辨在  
毫忽而關係者大雖先儒前輩已有定說眾以為全  
石不刊而必向前斬殺勘究其得失曰此天下之公  
理尊畏周旋亦非所謂求是也又嘗謂無朱子工夫  
看朱子不出以為生於其後不勞窮格者乃世儒自  
怠之說亦見其苟矣平居溫潤玉色盎和滿面出語  
如恐傷人而至有論辨或惡其詖道亂道也必辨之

不措聲調高厲氣節慷慨凜乎其鋒殆不可犯然未  
嘗偏主先入見人一言之當輒捨己見而從之接引  
後學雖以階級而往往精粗普說上下俱徹要知吾  
家有如許境界落而發欣慕焉申以詠嘆韻動金石以  
故一聆德音莫不心醉而留連間有恹恹者扣質偶  
當意疊疊終日兩忘飢渴或賓友在傍未交一話而  
引去亦澹然也未後數年枕席居多罕與人接并與  
講授而稀簡凡有求乞文字一例揮却詩則自喪子  
後斷不復為事事省約遂欲向晦宴息使自疑定間  
有劄錄大抵是心性體用及儒釋同異之辨亦不以



申今較工緣此道理圓熟觸處朗然惟玩樂而至於  
融深存養而至於淵密渾然博約之會功與願滿則  
不能不待夫年至而天之不假乃止於此其大志所  
欲論著者蓋亦開端而筆遂絕矣嗚呼惜哉先生以  
不世明睿晚生退齋既不及於洙泗閭閻之列與回  
賜相周旋又不能與伯豐季通輩叅會於武夷講席  
獨抱遺經孤唱寡和惟是一二頃荒與宣壹鬱而冥  
頑如昌翁無能繼聲然自幼盈耳充腹無非至言妙  
論今猶有可述焉者若曰書不可不細讀理不可不  
熟講處心不可不公平作事不可以固必應物不可

以用智此正夫子自道弟子所未學而亦嘗病末俗  
浮夸之弊深以擬人非倫傳神失真為歎今於撰述  
有足兢兢卽不有雅訓而弊習是踵是自欺吾心以  
及吾兄也昌翁雖汗固亦知其不敢意後千百年有  
讀斯誌而知先生為仁明簡易公正疎通之人則幾  
矣銘曰

天晉萬物其道曰公若在人心衡平鑑空持懸一差  
障膜千重夫惟粹實乃克明通履矣先生八窻玲瓏  
明以去蔽公在其中理事既徹物態斯窮鬼車豕塗  
衆方睽視歐夷流丸我受其止感之而平均國在是



農巖集  
斂焉莫施道則屬己所奉弘規晦翁夫子是非千古  
差別萬理情偽向背費隱表裏觀其會通投刃皆虛  
各詣其極何與於吾沛然命辭和順是散金聲玉色  
覲德滿隅撤爾重節指彼廣居四海與共願則有餘  
慘憺開來恩壽五車有不可傳持以未徂三洲寥濶  
白雲卷舒虛明惟神糟粕在書精粗皆迹典刑不渝  
有壽拱木式哉後儒弟作銘辭自矢不諛

農巖集卷之三十六終

年譜跋

右我祖考農巖先生年譜  
一卷先生沒後四十五年而  
始成竊惟先生盛德大業  
究於已而及於人其赫々可  
書者宜不啻口多爲顧不肖



在晚寺七歲而先生棄背自  
其容儀謦欬之彷彿而望  
今蓋茫如也況其道學造  
詣之功經義理講說之次第  
其可傳而不可遺者其何  
得而詳焉而當時及門之

士猶幸可以訪聞則又皆靡  
然淪落無復存者矣其  
於人事俛仰之際可為悲  
夫而即其平生言約之大  
旨之微拾於文字傳聞之  
餘者蓋百不一二矣嗚呼



是尚可謂紀實也守書既成又窮居無力志及八梓今趙侯暇克瑞處守安東見先生文集之在本府者板多剝缺慨然思以易之同有此編仍益取而附刊

焉不肖既自幸先生平生之百不一二者不遂盡泯而又感趙侯之尊賢樂義出於流俗也遂識之如

崇禎祀元之百一十七年



關送商茂仲春不宵錄元  
行泣書



